

震川文集

冊三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經考校同爲一人之所取者既於主司有師生之分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攷而知其志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大矣於是受命爲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及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爲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爲世俗之語而於情終不能自己乃遂勉爲之唯江浦爲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 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爲江浦以爲兩縣而屬之京兆蓋以畿輔重地不當爲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爲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爲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爲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爲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顧屈就於

此蓋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君者豈不謂荒萊之土之所當墾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賑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所在獨患民貧而上不之卹財力大屈而斂之不已能知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効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顧今天下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卽江以南號爲天下膏腴今亦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爲此今日守令者之責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爲天下最者其在君矣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旣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選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

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祇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數其相聚之難也是選也龍陽丁君得嘉興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當爲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吳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爲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之選爲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率數十倍於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爲當然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剽之後海上之戍不撤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爲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趣辦爲能民之疾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爲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殫仆而不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姦蠹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

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歷觀前政有不以催科爲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爲大官以去者而其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然則獨以催科爲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於生民多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難余固爲吾丁君告亦并以爲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略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

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曆貞元以後強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爲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蓋不爲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遂與契丹爲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爲矣國家今爲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議者以爲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況今翼衛神京爲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者亦未之思也樂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爲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爲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爲

真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才爲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爲君贅矣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爲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爲成都推官余亦爲令越中將別無以爲與時贈者惟推府爲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尙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卹爲謚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卽謚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爲至此真聖人之語余以是爲與時告焉余生吳中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顧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安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師今又官蜀中行邛郫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爲司理而韓魏公爲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爲不知己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爲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趙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爲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顧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羨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卽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旣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爲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爲說創爲獨得之見天下學者

相與立爲標幟號爲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屹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暫息而復大昌其爲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其爲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爲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爲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爲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爲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者爲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皋陶所稱直溫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啓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卽孟子之言性善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爲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爲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

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爲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間謁紫陽之祠以瓣香爲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

此文係崑山刻本常熟本另是一篇蓋既作論道之文臨錢別

時又敘情款耳
今并存于後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嘉靖乙丑吾崑山之士試南宮得薦者四人余與王子敬陳敬甫皆賜第而王明德請告以去余爲都水試吏與敬甫同待選而子敬先有建寧之命便道還家迎太夫人之任敬甫當得內署而余官內外未定然留京師已半載忽當秋候涼風蕭颯起視中庭明月悄然不寐余與敬甫同有思家之感羨子敬之早還也昔潘安仁作閒居賦以太夫人在堂不能違膝下而遠從役意以爲官者妨于養也今子敬榮還又得侍養人子遂志無如此者初子敬辭太夫人嘗奉教不欲其在北云吾少生長京師北地風土尙能識之汝卽

官南方吾雖老當從汝行而子敬果得今官又子敬之舅雍里公持憲入閩嘗爲女兄道粵中山水之勝太夫人所熟聞今遂南行之志將徜徉武夷山水之間不減安仁版輿輕軒之奉也漢雋曼倩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其子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于他時亡所出卽怒爲之不食故雋京兆爲吏嚴而不殘子敬之奉太夫人以孝道率先閩人而其治獄內奉慈訓必能不媿古人而太夫人亦將遠與雋母流芳名于百世矣子敬之行敬甫與余出錢崇文門別而爲書此是歲八月朔日也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予凡序之爲處者送行者之詞也予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蓋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爲言不一然皆爲政之道而于爲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爲鬼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爲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燿然衆人以爲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爲澮爲澮爲瀾爲波爲潛爲潏爲沱爲洵爲沙爲瀆爲汙爲汜爲淪爲涇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子能爲道而已至於爲粟爲立爲恭爲敬爲毅爲溫爲廉爲塞爲義爲平康正直爲彊弗友之剛克爲變友之柔克爲沉潛之剛克爲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楊粵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爲九卿爲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于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以情軌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于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蒸蒸不至於姦乎

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聞教令而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僞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強藩不軌蠻夷竊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陟多警唯江右晏然以是爲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爲然也

崑山刻本篇首作序之由

三十三字皆削去篇中遂無照應今從常熟本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卽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爲地者率置之蠻徼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爲朝廷

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爲縣大名之元城元城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
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爲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爲治
而余以爲今之爲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
百里付之故譬之爲人牧牛羊爲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絳放而主人不
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
不問也牢芻水草絳放之事不使之爲也而煩爲之使苛爲之責欲左而掣之
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
吏之勤苦焦勞日夜以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
其爲其官之上者今 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子達方有志於爲民而爲
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前之爲者使之得盡其爲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
望焉且以告其爲其官之上者也

按絳與絳同丈忍反牛系也周禮封人置絳
注着牛鼻所以牽牛者常熟本誤刪此句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殷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

曰大夫其重古矣蓋亦必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爲郡縣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爲少吏是知令丞尉皆長吏也夫令爲天子親民所爲臨軒顧問者墨綬進賢兩梁冠其選卽爲州牧刺史丞爲其佐亦不輕矣今制重內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令又往往恣睢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以簡丞效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輔之則令之於丞其可輕也予友陳子達受命爲大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皖城毛君文高今往爲其丞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爲人謹厚往以佐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余觀郡乘自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城樂廣以令李若水以尉仇覽蒲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捐貲修其縣之崇惠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親爲酹酒於三清像前曰毛某善士今喜捨鼎新此觀願天子之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

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卽文高也信知古稱禱於神而生者良有之今毛氏之後世尙當有人而毛君之爲丞生有神符其必有異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駕部吳君之先憲副公與吾郡陸生鳴鑾之先大夫同在嚴郡有寮案之舊陸生是以得從君遊君將以考績北上陸生爲君請贈行之辭且致君之意其勤余固鄙野之人又不閑于世俗之文其何以辱命然聞君之高誼久矣況其情之惓惓烏得無言已乎國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尙書預掌留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之驍勇翊衛皇宮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營七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輿輦車乘郵驛廩牧而已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斂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晏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邇者營卒羣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之久則憤憾而

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于是欲求其情而加慰勞之彼方自以爲得而安于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于習彼以其一旦憤憾之氣而狃之以爲習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爲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囂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囂矣撫之而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于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釀成至于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橫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楊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遽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爲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脅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蓋天下善者能制其機羸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決僥于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于己此所以可慮也陸生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蠹敝多所釐革而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以爲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